



著清自朱
行印局書山名

拾 零 文 語

著 清 自 朱

行 印 局 書 山 名

序

這本小書收集的可以說都是一些書評和譯稿。我是研究文學的，這些文字討論的不外乎文學與語言，尤其是中國文學與中國語言。我在大學裏教授中國文學批評和陶淵明詩、宋詩等。這些書評可以見出我的意見，夠不夠「心得」，我不敢說，但總是自己的一些意見。因為研究批評和詩，我就注意到語言文字的達意和表情的作用。這裏說達意「和」表情，因為照現代的看法，達意和表情可以分為兩種作用，不該混為一談。我們說達意，指的是字面或話面；說表情，指的是字裏行間或話裏有話。書評中論「歷史在戰鬥中」，論「生活的方法」，論「修辭學的比興觀」，譯文中論調整語調，都是取的這個角度，這個分析語義的角度。

中國語言表情的方式在變化中，新的國語在創造中。這種變化的趨勢，這種創造的歷程，可以概括的稱為「歐化」或「現代化」。新的語言這篇論文和中國文學用語這篇譯文，都是討論這問題的。新的語言會引起呂叔湘先生的長篇討論；承他指正的地方，這裏已經改過了。討論歐化，自然不能忽略中國語言的特性；王了一先生的現代中國語法最能表現這些特性，我的序文是全書提要的說明。日本語雖然跟我們的不同系，但他們借用漢字甚多，和我們的關係相當密切，他們語言的發

展，足以供我們參考的地方不少；即如歐化問題，他們就差不多跟我們一樣。所以這裏也收了幾篇讀書筆記。

譯文中回到大的氣派，可以看出時代的動向；不但是一國的動向，恐怕是全世界的動向呢？這裏所主張的，也可以說是爲人生的文學。將這篇譯文和短長書裏所敍的我們文壇的現勢對照起來，也許很有趣味。靈魂工程師是蘇聯文壇的報道，雖然簡單，卻能得要領，說的也是爲人生而文學。原作者的態度似乎够客觀的。

書中譯稿都用原來的題目。書評、書序、筆記等，卻都另擬了新的題目，而將原作的名稱附列在題下。這樣可以指出討論的中心和我的意旨所在，比較醒目。至於跟譯文的題式一致，倒還在其次。這本小書由於錢實甫先生的好意而集成，並由他交給名山書局印出，這裏謹向他致謝。

朱自清，三十五年七月，成都。

語文零拾目錄

- 一、陶詩的深度 一一一〇
——評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
- 二、甚麼是宋詩的精華 一一一九
——評石遺老人評點宋詩精華錄
- 三、詩文評的發展 一一三三
評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，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
- 四、歷史在戰鬥中 一一一四〇
- 評馮雪峯鄉風與市風
- 五、生活方法論 一一一四六
- 評馮友蘭新世訓
- 六、短長書 一四七——四五九
- 七、修辭學的比興觀 五〇——五三

八、中國語的特徵在那裏五四——六五
——序王力中國現代語法

九、中國文學與用語（譯文）六六——七〇
十、日本語的歐化（讀書筆記）七一——七八
——谷崎潤一郎文章讀本提要

十一、日本語的面目（讀書筆記）七九——九〇

（一）日本語的特質

.....七九——八二

（二）日語文章論

.....八二——八五

（三）平假名的研究

.....八五——八七

（四）片假名的研究

.....八七——九〇

十二、調整你的語調——與爲人（譯文）

.....九一——九四

十三、回到大的氣派（譯文）

.....九五——一〇二

十四、靈魂工程師（譯文）

.....一〇三——一〇九

陶詩的深度

評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（唐冰堂五種之三）

註陶詩的南宋湯漢是第一人。他因為述酒詩「直吐忠憤」，而「亂以瘦詩，千載之下，讀者不省爲何語」，故加箋釋。「及他篇有可發明者，亦併著之。」所以述酒之外，註的極爲簡略。後來有李公煥的箋註，比較詳些；但不止箋註，還採錄評語，這個本子通行甚久；直到清代陶澍的靖節先生集止，各家註陶，都跳不出李公煥的圈子。陶澍的靖節先生集，講得異，却是他自力的工作。歷來註家大約總以爲陶詩除述酒等二三首外，文字都平易可解，用不着再費力去作註；一面趣味便移到字句的批評上去，所以收了不少評語。評語不是沒有用，但夾雜在註裏，實在有傷體例；仇兆鰲杜詩詳註爲人詬病，也在此。註以詳密爲貴，密就是密切，切合的意思。從前爲詩文集作註，多只重在舉出處，所謂「事」；但用「事」的目的所謂「義」，也當同樣看重。只重「事」，便只知找最初的出處，不管與當句當篇切合與否；兼重「義」，才知道要找那些切合的。有些人看詩文，反對找出處，特別像陶詩，似乎那樣平易，

註一：以上引語均見湯序註。

註二：魏晉詩及雜詩第十二都極難解。

給找不出處倒損了它的天然。鐘嶸也曾從作者方面說過這樣的話；但在作者方面也許可以這麼說：從讀者的了解或欣賞方面說，找出作品字句篇章的來歷，却一面教人覺得作品意味豐富些，一面也教人可以看出那些才是作者的獨創。固然所能找到的來歷，即使切合，也還未必是作者有意引用；但一個人讀書受用，有時候却便在無意的浸淫裏。作者引用前人，自己儘可不覺得；可是讀者得給搜尋出來，才能有充分的領會。古先生陶靖節詩箋定本用昔人註經的方法註陶，用力極勤；讀了他的書才覺得陶詩並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麼平易，平易裏有的是「多義」。但「多義」當以切合為準，古先生書却也未必全能如此，詳見下。

從古箋定本引書切合的各條看，陶詩用事，莊子最多，共四十九次，論語第二，共三十七次，列子第三，共二十一次。會用吳瞻泰陶詩箋註及陶澍註本比看，本書所引為兩家所無者，共莊子三十八條，列子十九條；至於引論語處，兩家全未註出，當時大約因為這是人人必讀書，所以從略。這裏可以看古先生爬羅剔抉的工夫；而列子書尚不及莊子煊赫，陶詩引列子竟有這麼多條，尤為意料所不及。沈驥潛說：『晉人詩曠達者徵引老莊，繁縝者徵引班楊，而陶公專用論語。漢人以下宋人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淵明也。』照本書所引，單是莊子便已比論語多；再算上列子，兩共七十次，超過論語一倍有餘。

那麼，沈氏的話便有問題了。歷代論陶，大約六朝到北宋，多以爲「隱逸詩人之宗」，南宋以後，他的「忠憤」的人格才擴大了。本來宋書本傳已說他「恥復屈身異代」等等。[◎] 經了真德秀諸人重爲品題。[◎] 加上湯漢的註本，淵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確立了。但是淵明的思想究竟受道家影響多，還是受儒家影響多，似乎還值得討論。沈德潛以多引論語爲言，考淵明引用論語諸處，除了字句的胎襲，不外「游好在六經」、「愛道不憂貧」兩個意思。[◎] 這裏六經自是儒家典籍，固窮也是儒家精神，只是「道」是什麼呢？淵明兩次說「道喪向千載」，[◎] 但如何才叫做「道喪」？我們可以看飲酒詩第二十云：「羲農去我久，舉世少復真。汲汲魯中叟，彌縫使其淳。」「真」與「淳」都不見於論語。[◎] 什麼叫「真」呢？我們可以看莊子漁父篇云：

清者所以受於天也，自然不可易也。故聖人法天貴真，不拘於俗。

計四庫著陶淵明注譜中之問題中有辨見陸學鋐九希一期。

註五參看王秀成黃流甫擬臨晉文集三十六。

註六飲酒詩第十六及癸卯始春懷古田舍詩第二。

註七示周掾祖謝及飲酒詩第三。

註八據日本森本角藏四書索引。

「眞」就是自然。『淳』呢？老子五十八章，『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』，王弼註云：

言善治者無形無名，無事無政可舉，閑閑然卒至於大治，故曰「其政悶悶」也。其民無所爭競，寛大淳淳，故曰「其民淳淳」也。

陶淵農詩云：『悠悠上古，厥初生民，傲然自足，抱朴含真。』感士不遙賦云：『……抱朴守靜，君子之篤素。自眞風告逝，大僞斯興。……』「抱朴」也是老子的話，也就是「淳」的一面。「眞」和「淳」都是道家的觀念，而淵明却將「復眞」「還淳」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；此所謂孔子學說的道家化，正是當時的趨勢。[◎]所以陶詩裏主要思想實在還是道家。又查慎行詩評論歸田園居詩第四云：『先生精於釋理，但不入社耳。』此指『人生似幻化，終當歸空無』二語。但本書引列子淮南子解「幻化」，『歸空無』甚確。陶詩裏實在也看不出佛教影響。

陶詩裏可以確指爲「忠憤」之作者，大約只有述酒詩和擬古詩第九。述酒詩「瘦詞」太多，古先生所箋可以說十得六七，但還有不盡可信的地方，——比湯註自然詳密得遠了。擬古詩第九怕只是泛說，本書以爲「追痛司馬休之之敗，「却未免穿鑿。至於擬古詩第三、第七、雜詩第九、第十一，讀山

註：九十九章『見素抱朴，少私寡欲。』

註：十
游友闡中國哲學史下冊六〇二至六〇四面。

海經詩第九，本書也都以史事比附，文外懸談，毫不切合，難以起信。大約以「忠憤」論陶的，述酒詩外，總以詠荆軻，詠三良，及擬古詩，雜詩助成其說。湯漢說：『三良與主同死，荆軻爲主報仇，皆託古以自見。』其實「三良」與「荆軻」都是詩人的熟題目。曹植有「三良詩」，王粲詠「史詩」也，詠「三良」，阮瑀有

詩第八「首陽」「易水」爲說；但還只是偶爾斷章取義。劉履作選詩補註乃云：『凡靖節退休後所作之詩，類多悼國傷時，託諷之詞，然不欲顯斥，故以「擬古」「雜詩」等目名其題。』二十一篇詩就全變成「忠憤」之作。到了古先生，更以史事枝節傅會，所謂變本加厲。固然這也有所本，詩毛傳鄭箋可以說便是如此；但毛鄭所引史實大部份豈不也是不切合的？以上這些詩，連述酒在內，歷來並不認爲淵明的好詩。朱熹雖評詠荆軻詩「豪放」，但他總論陶詩，只說：『平淡出於自然。』他所重的還是那些田園詩裏所表現的。田園詩才是淵明的獨創；他到底還是「隱逸詩人之宗」，鏘鏘的評語沒有錯。朱熹又說：『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。』這却有些對的。雜詩第五云：『憶我少壯時，無樂自欣豫。猛志逸四海，騁翮思遠翥。』飲酒詩第十六及榮木詩也以「無成」「無聞」爲恨。但這似乎只是少壯時偶有的空想，他究竟是「少無通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」的人。

鐘嶸說陶詩『源出於應璩，又協左思風力。』應璩詩存者太少，無可參證。游國恩先生曾經想在

陶詩字句裏找出左思的影子。^①他所找出的共有七聯，其中招隱詩，「杖策招隱士，荒塗橫古今」，確可定爲和劉榮《桑詩》「山澤久見招」、「荒途無歸人」二語所本。「聊欲投吾簪」，確可定爲和郭

主簿詩第一「聊用忘華簪」所本。本書所舉却還有詠史詩「寂寂楊子宅」飲酒，「寂寂無行迹」，「寥寥空宇中」（癸卯歲十二月中作）「蕭索空宇中」，「遺烈光篇籍」（全上），「歷覽千載書

時時見遺烈」，及雜詩「高志局四海」（雜詩「猛志逸四海」）四句。不過從本書裏看，左思的

影子並不頂大。陶詩意境及字句脫胎於古詩十九首的共十五處，字句脫胎於嵇康詩賦的八處，脫胎於阮籍《咏懷詩》的共九處。那麼，詩品的話就未免不該不備了。但就全詩而論，胎襲前人的地方究竟不多；他用散文化的筆調，却能不像「道德論」而合乎自然，才是特長。這與他的哲學一致。像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」，「人生歸有道，衣食固其端。孰是都不營，而以求自安」，^②都是從前詩裏不會有過的句法；雖然他是並不講什麼句法的。

本書頗多勝解。如命子詩「既見共生，實欲共可」的「可」字，註家多忽略過去，本書却證明一

題目人以「可」字，乃晉人之常。^❶ 和劉柴桑詩題下引隋書經籍志註，「梁有「晉」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錄一卷」證「劉柴桑」即「劉遺民」。此事向來只據李公煥註，得此確證，可為定論。又「弱女雖非男，慰情良勝無」或以為比酒之醜薄，或以為賦，都無證據。本書解為比，引魏書徐邈傳及世說，以見「魏晉人每好為酒品目，靖節亦復爾爾。^❷ 還舊居詩「常恐大化盡，氣方不及衰」，次句向無人能解；本書引禮記王制「五十始衰」及檀弓鄭注，才知「常恐……不及衰」即常恐活不到五十歲之意。^❸ 飲酒詩第十六「孟公不在茲，終以翳吾情」舊注都以「孟公」為投轄的陳遜，實與本詩不切；本書據詩中境地定為劉廙，確當不易。^❹ 又第十八前以楊子雲自比，後復以柳下惠自比。這二人間的關係，向來無人能說；本書却引法言及他書證明「子雲以柳下惠自比，故靖節以柳下惠比之」。^❺ 又如雜詩第六起四句云：「昔聞長老言，掩耳每不喜。奈何五十年，忽已親此事！」諸家

註十四卷一，十四葉。

註十五卷二，十二葉。

註十六卷三，五葉六葉。

註十七卷三，十二葉。

註十八卷三，十三葉。

註都不知「此事」是何事。本書引陸機嘆逝賦序：「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，或凋落已盡，或僅有存者……」，乃知指的是親故凋零。

但書中也不免有疏漏的地方。如停雲詩「豈無他人才」，本書引詩唐風杕杜，實不如引鄭風褰裳切合些。命子詩「寄迹風雲，冥茲愴喜」，下句本書引莊子爲解，不如引論語公冶長「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，無喜色；三已之，無慍色」。歸田園居詩第二「常恐霜霰至，零落同草莽」，上句無註，似可引詩小雅頌矣「如彼雨雪，先集維霰」及楚辭九辯「霜露慘悽而交下兮，心尙委其弗濟。霰雪霏糅其增加兮，乃知遭命之將至」。這兩句詩是所謂賦而比的。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末云：「慷慨獨悲歌，鐘期信爲賢」。「鐘期」明指龐鄧，意謂只有你們懂得我。不必引古詩爲解。答龐參軍詩序：「楊公所歎，豈惟常悲？」李公煥註：「楊公，楊朱也。」本書引淮南子楊子哭歧路故事，但未申其「義」。按文選有晉孫楚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，起四句云：「晨風飄歧路，零雨被秋草。傾城遠追送，餽我千里道。」這裏的「歧路」只是各自東西的歧路，而不是那「可以南可以北」的了。可見這時候「歧路」一詞，已有了新的引申義，淵明所用便是這個新義。「楊公所嘆」只是「歧路」的代語，「嘆」

字的意思是不着重的。和郭主簿詩第一末云：『遙遙望白雲，懷古一何深。』本書解云：『遙遙望白雲，即『富貴非吾願，帝鄉不可期』也。』這原是何焯的話，富貴二語見歸去來辭，但懷古與白雲或帝鄉究竟怎樣關聯呢？按莊子天地篇，華胥人謂堯曰：『失望人鶴居而數飲，鳥行而無章。天下有道，與物皆昌。千歲厭世，去而上仙。乘彼白雲，至於帝鄉。三患莫至，身無常殃，則何辱之有！』懷古也許懷的是這種乘白雲至帝鄉的古聖人。又第二末云：『檢素不獲展，厭厭竟良月。』本書所解甚曲。『檢素』即簡素，就是書信；『檢素不獲展』就是接不着你的信。飲酒詩第十三『規規一何愚』引莊子秋水『適適然驚，規規然自失也』，不切，不如引下文『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，索之以辯』。止酒詩每句藏一『止』字，當係俳諧體。以前及當時諸作，雖無可供參考，但宋以後此等詩體大盛，建除、數名、縣名、姓名、藥名、卦名之類，不一而足，必有所受之。逆推而上，此體當早已存在，但現存的只止酒一首，便覺得莫名其妙了。本書引莊子『惟止能止衆止』頗切，但此體源流未說及。

古先生有陶靖節詩箋，於民國十五年印行，已經很詳盡。丁福保先生陶淵明詩註引用極多。定本又加了好些材料，刪改處也有，雖然所刪的有時並不應刪，就如停雲詩「搔首延佇」一句，原引詩經靜女『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蹰』和阮籍詠懷『感時興思，企首延佇』，定本却將阮籍詩一條刪去了。我

們知道陶淵明常用阮詩，他那句話兼用靜女及詠懷或從靜女及詠懷脫胎，是很可能的；吉先生這條註實在很切合。定本所改却有好的，如飲酒詩第十八的註便是（詳上文）。詩箋中四言詩註未用十分力，定本這一卷裏却幾乎加了篇幅一半。

甚麼是宋詩的精華

——評石遺老人（陳衍）評點宋詩精華錄（商務印書館出版）

本書倣嚴羽高標的辦法，分宋詩爲初盛中晚四期，每期的詩爲一卷。第一卷選詩三十九家，一百十七首，其中近體九十六首。第二卷選詩十八家，二百三十九首，其中近體一百六十四首。第三卷選詩三十二家，二百十二首，其中近體一百八十六首。第四卷選詩四十家，一百二十二首，其中近體一百零二首。全書共選詩一百二十九家，六百九十首，其中近體五百四十八首，佔百分之七十九強，可見本書重心所在。自序云：

如近賢之祧唐宗宋祖，而徐仲車薛浪語諸家，在八音率多土木，甚且有土木而無絲竹金革焉得命爲「律和聲」、「八音克諧」哉！故本鄙見以錄宋詩，竊謂宋詩精華乃在此而不在彼也。

開宗明義，便以近體爲主。所謂「宋詩精華在此而不在彼」，可以就音律而言，也可以就宋詩全體而言。照前說，老人的意見似乎和傅玉露相近；傅氏爲張景星等宋詩百一鈔（宋詩別裁）作序，有云：『宮商協暢，何貴乎腐木濕鼓！』不過傅氏就宋詩論宋詩，老人却要矯近賢之弊，用意各不相同罷了。照後一說，便有可商榷處。從前翁方綱選宋人七律，以爲宋人七律登峯造極。本書所錄七絕最多，七律次